日治時期蕃族風俗舊慣調查

文／鄭安睎（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）　圖片提供／央圖臺灣分館



▲泰雅族原住民在搗粟。（圖片提供／鄭安睎）

日本尚未治臺前，就曾派出日人前來臺灣調查，最有名的莫過於樺山資紀、水野遵、上野專一等人。清同治 12 年（1873）前後，發生了「牡丹社事件」，次年 2 月日本就派遣樺山資紀與水野遵到中國境內調查，同年 4 月他們亦進入臺灣從事踏查，到過大料崁（今大溪鎮），遇過一些泰雅族人。另外，日本駐清國領事館二等領事上野專一也先後兩次從大陸來臺踏查，第一次光緒 7 年（1881），第二次光緒 17 年（1891）；三年後（1894），他將當時的視察報文重新整理成《臺灣視察復命書》。

日本治臺後，初期處理「漢人的武裝抗日運動」，並未全力於臺灣原住民、森林、水利、礦物等的調查，但仍派遣不少調查隊進入山區，由調查人員會同當地警察、翻譯（通事）、挑夫進入山區進行調查，當時亦留下不少復命書與報文。

事實上，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」的成立，並不以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的風俗舊慣爲目標，然在調查會第一部調查途中，卻發現原住民與漢人之間存在諸多差異，且隨著第一部「法制」調查事業的逐漸結束，外加總督府強化「理蕃事業」之因素，調查會乃將目標轉向原住民，於第一部下新設第四科「蕃族科」，召調查員入山「探險」，進行有關原住民語言、風俗習慣、祭典儀式等各類調查，最後編輯成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、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及《臺灣番族慣習研究》三大鉅著。

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爲日治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」蕃族科重要業績之一，自大正 2 年（1913）3 月刊行第一冊有關阿眉（美）族與卑南族之調查報告書以迄，大正 10 年（1921）元月刊出最後 1 冊有關曹族（鄒族）的調查報告書，共刊行 8 冊，總頁數則達 2,200 餘頁，可謂臺灣近代史上一次大規模的原住民調查之結集。佐山融吉負責該報告書調查與編案工作的補助委員，從明治 45 年（1911）6 月 5 日開始調查阿美族風俗生活，爾後又調查卑南族、武崙族（布農族）、紗績族（泰雅族分支）、太么族（泰雅族）、排彎（灣）族、獅設族（賽夏族）與曹族（鄒族）在內之高山原住民與重要社群的生活狀態。他花費近十年完成此調查，期間得到蕃務課職員、各地官廳憲警、公學校、蕃童教育所教職員之助頗多，最後將調查結果轉成文字與圖片，並予以增刪修訂，完成臺灣原住民生活之紀錄。



▲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、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、《臺灣蕃族志》。

各冊之調查對象雖然有不同，但綱要大同小異，各冊多含有：該族名稱起源、區域、沿革等事，另納編社會狀態、季節行事、宗教、戰鬥及媾和、住居、生活狀態、人事、風俗、身體裝飾、遊戲及玩具、歌謠及跳舞附樂器、教育及色彩的觀念、口碑及童話等。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偏向於一般生活層面，雖無法與總督府在原住民「舊慣立法」的課題上連結，然此調查報告書爲臺灣原住民族生活狀態的真實紀錄，反而成爲往後解讀臺灣南島民族語言及歷史文化的重要素材。

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亦爲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」蕃族科的重要業績，該報告書從大正 4 年（1915）2 月刊行第 1 卷，直至大正 11 年（1922）3 月刊行最後一冊，共刊行 5 卷 8 冊（第 5 卷第 2 未出刊），總頁數亦爲 2,200 多頁。其中第 4 卷皆冠有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」字樣，第 5 卷各冊以下，則因時舊慣調查會已告結束，故僅書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而已。

負責調查與編纂工作爲補助委員小島由道及河野喜六，小島從明治 36 年（1903）5 月即以囑託進入第一部法制科，主要負責調查中、南部的客家與平埔族村落之親屬與繼承制度。河野氏在明治 35 年（1902）9 月時就已擔任過第二部經濟部的囑託，且蕃族科的設立，與他的建議有莫大關係。明治 42 年（1909）2 月第四科蕃族科成立後，兩人隨即調任該科，並奉命對泰雅、阿美、卑南、賽夏、鄒、排灣及魯凱行慣習調查，其中除阿美、卑南族部分由河野負責外，其餘皆由小島負責。

此書是長期深入當地調查與研究之結集，從部族的分系沿革、神話傳說、體貌裝飾、價值心性、宗教祭祀、住居空間、飲食生業、禮節習俗、人的生死、性別、老幼觀念等，儘可能記錄該族群的文化。另外一半篇幅則對該族親屬體系：家、婚姻、收養觀念，以及財產、土地、所有權與繼承觀念，及於律法觀念、外交關係等社會組織結構的嚴謹記述。綜合上述，舊慣調查會與之後「蕃族調查會」所出版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，雖然調查對象不同，然各卷調查綱目仍多一致，以總說（種族沿革、分布）、宗教（祭記）、生活狀態（住居、身體紋飾）、人格（生死、姓名）、親族（婚姻、收養）、財產（物權、債權）、繼承（遺產、遺囑）、社會組織等項組織各書。

與前述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相較起來，二者雖同爲蕃族科的重要業績，且幾爲同一時期出版，然就內容看來，二者仍有相當差異。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內容較偏重在季節行事、生活狀態等，屬於日常生活紀錄，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則偏重在社會組織和親屬關係，此爲與法律相關的「慣習」，較符合蕃族科原本所預想的目標。



▲排灣族的巫術及用具。

《臺灣番族慣習研究》並不算是第一手的田野資料，此書由部長岡松參太郎花 2 年半時間整理，並由補助委員東川德治校定，合計 3 編 8 卷 8 冊，厚約 4 ,000 頁的巨著，可說是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」蕃族科繼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、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後，另一重要調查業績；與前二者不同的《臺灣番族慣習研究》是利用前述之調查材料，非實際之田野調查。

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」第一部「蕃族科 」之成就除前述三大業績外，多達 27 冊的調查報告書是當時外界了解臺灣原住民重要的一手材料，亦爲後世研究、探討相關原住民議題時，重要之歷史紀錄文本。

【參考資料】

鄭政誠，〈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〉（臺北：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，2002）。